



集千家註批點杜工部詩集卷之十四

移居夔州郭

大曆元年春曉夔州作山谷曰好作奇語自是文章一病但當以理為主理得而辭順文章自出

伏枕雲安縣遷居白帝城春知催柳別江與汝如清農事聞人說山

光見鳥情禹功饒斷石且就土微平少平土惟夔州稍平爾

船下夔州郭宿雨濕不得上臣別王十二判官

依沙宿舸船石瀨月消消風起春燈亂江鳴夜雨懸不刻意晨鍾雲外

濕勝地石堂煙柔櫓輕鷗外含悽覺汝賢蜀曰石堂是夔州佳處

漫成一首

江月去人只數尺風燈照夜欲三更沙頭宿鷺聯拳靜船尾跳魚

撥刺鳴

上白帝城

方色尚白也

夔州周魚復國秦直巴郡崇公係述舊傳更曰白帝城唐改夔州十道志述亦白帝以據西

城峻隨天壁樓高更女牆江流思夏后風至憶襄王老去聞悲角人
扶報夕陽公孫初恃險躍馬意何長也孝祥曰天壁者天然自之石壁

上小橋也亦名脾睨言於城牆上睨睨人也宋曰郭璞江賦巴東之
夏后跡鑿宋玉風賦楚襄王遊於蘭臺之宮有風飄然而至王乃披
襟而當之曰快哉此風後崇公孫述字子初更始時起兵討宗成王
宗之亂破之遂有蜀土舊立為帝都成都號成家色尚白改成都
外舊倉為白帝倉築城於魚復號曰白帝城述立十二年
年為光武所誅左大將軍蜀都督公孫權馬而稱帝

謁先主廟鶴曰按先主章武元年屯白帝城改曰白帝
慘澹風雲會乘時各有人力侷分社稷志屈偃經綸來得渾之有無

世君臣心事不分遠近不立實復漢留長策中原仗老臣雜耕心未
已歐血事酸辛霸氣西南歇壯浪錦江元過楚劍閣

復通秦感分之未幾而復合于彼傷舊俗存祠廟空山立鬼神虛譽交

鳥浴枯木半龍鱗氣莫語竹送清溪月送清溪月苔移玉座春後於

繫馬頻如何對搖落况乃父風塵合今古孰與關張並功臨耿鄧清

應天才不小使其果應天運元得士契無鄰謂武侯相得無此連暮

堪帷幄飄零且釣緒其自負向來憂國淚寂寞酒衣巾首尾曲折

直大手真蜀先主朝詩評意守合○趙曰先主欲與劉氏而統漢以
其所留之長策與後王也所留長策者欲取中原故諸葛老臣耳
曰蜀志後主建興十二年春亮悉大眾由斜谷出以流馬運糧武功
五丈原寺司馬信王對於渭南每患糧不繼使已志不伸乃分兵也
曰為父駐之基耕者種於渭南實居民之間百姓安者軍無私焉相持
百餘日疾卒于軍又魏書亮病及勢窮憂患血一夕燒營遁走入
谷道發病卒於岐於口切爾曰夔州先主廟在山中故云交鳥道鳥道
則山中之險道也鶴曰青溪乃指豐溪也按永安宮在豐溪之側宋
曰玉座玉林也謝玄暉暉銅雀臺詩玉座猶寂寞况乃妾身輕趙曰如
何對搖落况乃父風塵公以其身之流落因自况而感歎也宋曰關
羽張飛皆蜀將取食
斷馬後崇之功臣也

武侯廟

遺廟丹青落空山草木長猶聞辭後主不復即南陽語絕○上句想

八陣圖

武比百莫識五言常過之自山上俯視百餘丈凡八行行爲六十四
之止圖不見四凸處如日中蓋影不交就視皆列石漫名不可辨
其可怪也列馬錫嘉話錄廣安州西市府前江沙下有諸葛亮
陣圖聚石分布宛然尚有水大時二蜀雲亦消之祭頃湧濕
大木十圍枯崖百丈道波而下及乎水落川平萬物皆失故
諸葛亮小石之推標聚行行列依然如履六百年迄今不動

龍翔鳥虎異地風雲飛

功蓋三分國名成八陣圖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東坡志林僕每

子美謂僕曰世人多誤會余八陣圖詩以謂先主武侯侯欲與關羽復仇故恨不能滅吳非也我意本謂吳蜀唇齒之固不當相圖晉之所

贈崔十三評事公輔鶴曰崔評事公之舅氏也

飄飄西極馬來自溼洼池颯颯定山挂低徊風雨枝我聞龍正直道

屈爾何為自是且有元戎命悲歌識者知官聯辭冗長行路洗歌危

脫劍主人贈去帆春色隨陰沉鐵鳳闕教鍊羽林兒天子朝侵早雲

臺仗數移分軍應供給百姓日支離黠吏因封己公才或守唯燕王

買駿骨滑老得能態活國名公在拜壇羣寇疑冰壺動瑤碧野水失

蛟螭入幕諸彥集渴賢高選宜騫騰坐可致九萬起於斯復進出矛

戟昭然開鼎彝會看之子貴歎友老夫衰豈但江曾决還思霧一披

暗塵生古鏡拂匣照西施舅氏多人物無慙困翻垂深曰深禮樂志

又馬生溼洼水中彥輔曰翻音音唐韻云朔風大風也深曰定一作

寔也西京賦注圓闕上作鉄鳳令張兩翼羊頭數尾深曰設百官表

取從軍死事者之子養羽林官教以五兵號曰羽林孤兒要勝曰國

語長向曰引黨以封已詩封厚也深曰老子知其雄守其雌燕昭王

卑身厚幣以招賢者郭隗曰臣聞古之人君使消人以千金求千里

馬消人得千里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反君怒曰所求者生馬安

用死馬消人對曰死馬且市之况生馬乎不其年而千里馬至今王

誠欲致士請從開始謂老得熊羆事注見前黃曰野水失蛟螭謂國

賊將就擒也深曰並子搏扶搖而上者九万里深曰晉衛瓘見樂廣

曰若披雲霧翹青天趙曰豈但江曾决還思霧一披謂平

昔与之談論如江河之决當此之時又懷披霧之觀也

曉望白帝城鹽山慶弼曰荆州記魚復有白鹽崖

徐步移斑杖看山仰白頭翠深開斷壁紅遠結飛樓日出清江望

和散旅愁春城見松雪始擬進歸舟

陪諸公上白帝城宴越公堂之作公自述越公楊素亦有

此堂存古制城上俯江郊落構垂雲雨荒階蔓草茅柱架蜂窠

缺燕漆巢却是坐接春盃氣心傷艷紫稍追靈如過隙宴行願投膠

莫問東流水生涯未即拋深曰莊子若之口駒之過隙忽然而已詩式

白帝城最高樓

城尖徑異旌旆愁獨立縹緲之飛樓峽坼雲籠龍虎睡江清日抱

鼉遊扶桑西枝封斷石弱水東影隨長流扶桑在東故曰西弱水在極西故曰東木葉
歎世者誰子泣血迸空迴白頭

上白帝城二首

江城含變態一上一回新天欲今朝雨山歸萬古春詩之精切者小兒之所謂對向

也故當英雄餘事業衰邁又風塵取醉他鄉客相逢故國人兵戈猶

擁蜀賦歛尚輸秦不是煩形勝深慙畏損神趙曰英雄指白帝也公孫述自號白帝築焉此

城兵戈指崔旰之叛時戰于梓州敗績

白帝空祠廟孤雲自往來江山城宛轉棟宇客徘徊勇略今何在當年亦壯哉後人將酒肉虛殿日塵埃台鳥鳴還過林花落又開多慙病無力騎馬入青苔

古栢行

題曰按成都先主廟武侯祠堂附焉夔州先主廟武侯祠堂各所今詩專指曰孔明廟蓋在夔州詩中云憶昨路繞錦亭東此又追言成都先主廟成都在夔州廟皆植栢集有夔州十絕云武侯祠堂不可忘中有松栢參天長以此可證也

孔明廟前有老栢柯如青銅根如石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君臣已與時際會樹木猶為人愛惜雲來氣接巫峽長月出寒

通雪山白憶昨路繞錦亭東先主武侯同閟宮崔嵬枝幹郊原古窈窕丹青戶牖空落落盤踞雖得地冥冥孤高多烈風扶持自是神明

力正直元因造化功詩之元氣在此大厦如傾要梁棟萬半回首丘山重不

露文章世已驚未辭翦伐誰能送苦心豈免炎螻蟻香盡紛紛宿鸞

鳳志士幽人莫怨嗟古來材大難為用慶弼曰憶昨路繞錦亭東此又追言成都先主廟之栢按

成都先主廟西院即武侯祠有武侯手植古栢公有蜀相詩云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栢森森是也范元實云詩有形似之語若詩

人之賦蕭蕭馬鳴悠々旃旌是也有激昂之語若詩人之興周餘黎

民靡有子遺是也古人形似之語如鏡取形灯取影激昂之語孟子

所謂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者余遊武侯廟然後知古栢詩所謂

柯如青銅根如石信然決不可改此形以語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

參天二千尺雲來氣接巫峽長月出寒通雪山白此激昂之語不如此則不見古栢之高大也文章固多端然警策處往往在此兩體耳

則自昭曰君臣已與時際會樹木猶為人愛惜與雲來氣接巫峽長月出寒通雪山白兩聯似乎倒置氣脈不屬嘗問須溪先生先生曰然傳寫之訛耳

負薪行

曹曰破民男為商女當門坐肆於市墨擔負於道路者皆自是婦人也東坡題跋云海南亦有此風每誦此詩以喻父老然亦未易變其習也鶴曰負薪行言夔州之女最能行言歸州之男故一以昭君一以屈原喻之

夔州處女髮半華四五十無夫家更遭喪亂嫁不售一生抱恨堪

咨嗟王風坐男使女立應當門戶女出入十猶八九負薪歸賣薪得
錢應供給至老雙鬢只垂頸野花山葉銀釵並筋力登危集市門死
生射利兼塩井面粧首飾雜啼痕地褊衣寒困石根若道巫山女醜
醜何得此有昭君村師曰夔有塩井婦人或以負薪販塩以自給者
昭君村在焉

最能行

峽中文夫絕輕死少在公卿多在水富豪有錢駕大舸貧窮取給行
艤子小兒學問止論語大兒結束隨商旅歌帆側拖入波濤撒旋梢
瀆無險阻朝發白帝暮江陵頃來自擊信有徵瞿塘漫天虎鬚怒歸
州長年與最能此鄉之人氣量窄快競南風踈北客若道土無英俊
才何得山有屈原宅最能者負船水手之稱觀近年與最能語可見
而瀆者水之涯也今言撒旋消瀆撒猶過稍猶泊也趙曰瞿塘峽名
虎鬚離各殊曰峽人以操舟人為長年定功曰歸州
歸州縣北有屈原故宅方七頃累石為基見漢志注

愁

江草日日喚愁生巫峽泠泠非世情盤渦鷺浴底心性獨樹花發自
分明頻帶十年戎馬陪南國異域賓客老孤城渭水秦山得見否人
今寵病虎縱橫際寬夫詩詩子美以盤渦鷺浴底心性獨樹花發
諸賦以江上誰家桃樹枝春寒細雨出
疎籬為新句誰若為戲然不害其格力也

遣悶戲呈路十九曹長

江浦雷聲喧昨夜春城雨色動微寒黃鶯並坐交愁濕白鷺羣飛大
剽乾晚節漸於詩律細誰家數去酒盃寬唯君醉愛清狂客百遍
相過意未闌

覽栢中丞兼子姪數人除官制詞因述父子兄弟四美載歌絲

綸鶴曰中丞乃栢貞節時為夔州都督与栢茂林兄弟也崔軒
綸反茂林貞節同起貞節平之故是詩美其一家功名之盛也

紛然喪亂際見此忠孝門起得蜀中寇亦甚栢氏功彌存深誠補王

室戮力自元昆三止錦江沸獨清玉壘曾高名人竹帛新渥照乾坤

子弟先卒伍芝蘭壘璣璠謂璠同心注師律灑血在戎軒絲綸實

具載絃冕已殊恩奉公舉骨肉誅叛經寒溫金甲雪猶凍朱旗塵不

翻每聞戰場說效激懦氣奔聖主國多盜賢臣官則尊方當
節越用必絕後治根吾病日迴首雲臺誰再論作歌挹盛事推
較期孤騫謂上元間段子璋反又宝應初徐知道反求泰初崔珣反
趙日傳所謂以湯止沸也王暹蜀之山名係白易師出以律後疾書
賈有來羣后徒我戎真法顯宗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西臺正當時
推較天

遣懷

昔我遊宋中惟梁孝王都地得名今陳留亞劇則具魏俱邑中九萬
家高棟照通衢舟車半天下主客多歡娛白刃讎不義黃金傾有無
殺人紅塵裏報答在斯須憶與高李輩公自注高適李白論交入酒罈兩公
壯藻思得我色敷腴氣酣登吹臺懷古視平蕪芒碭雲一去鷹鷂空
相呼先帝正好武寰海未凋枯猛將收西域長戟破林胡百萬攻二
城獻捷不云輸組練棄如泥尺土負百夫拓境功未已元和辭大鑪
亂離朋友盡合水背歲月徂吾衰將焉託存歿再嗚呼蕭條益堪愧獨
在天一隅乘黃已去矣凡馬徒區區不復有顏鮑繫舟卧荆巫臨餐

吐更食常恐違撫孤

補致府仰載典實。宋曰宋即古大梁也陳
雷屬汴州具魏二州在河北鶴曰按新史公本
傳云嘗從李太白高適過汴州西酣登吹臺慷慨懷古入莫測也又
按九域志吹臺在汴州西今汴州在河南開封府也
紀高祖獵於芒砀山所居上常有雲氣師曰先帝謂玄宗曰存歿再嗚呼謂李
甲德被練也元和辭大鑪謂政失其平和也鶴曰存歿再嗚呼謂李
白卒後高適又相繼而亡是日又以顏延年鮑明遠比高
李二公殊日別巫荆州巫峽也趙曰撫孤謂高李之後也

王十五前閣會

楚岸收新雨春臺引細風情人來石上鮮贈出江中鄰舍煩書札有
興強老翁病身虛俊味何幸飲兒童

暮春

卧病擁塞在峽中瀟湘洞庭虛映空楚天不斷四時雨巫峽長吹萬
里風沙上草閣柳新暗城邊野池蓮欲紅暮春鷺鷥立洲渚挾子翻

飛還一叢

寄常徵君

白水青山空復春徵君晚節芳風塵語甚不類其哉徵君第一
死堂上色殊衆海鶴階前鳴向人萬事紛紛猶絕粒一官羈絆實歲

身開州入夏知涼冷不似雲安毒熱新陳曰賈誼賦亂錯相紛

園官送菜并序

園官送菜把本數日闕矧苦甚馬齒掩平嘉蔬傷小人妬害君子菜不足道也此而作詩鶴曰題曰園官指夔州公園而言故首云常荷地主之恩地土謂太守

清晨蒙菜把常荷地主恩守者愆實數略有其名存苦甚刺如針馬齒葉亦繁青青嘉蔬色埋沒在中國園吏未足怪世事固堪論嗚呼戰伐久荆棘暗長原乃知苦甚輩傾奪蕙草根小人塞道路為態何喧之又如馬齒盛氣擁葵荏昏點染不易虞絲麻雜羅純牽強一味一經器物內求掛麤刺痕志士採紫芝放歌避戎軒哇丁負籠至感動百慮端題曰公言所送止苦甚馬齒爾而所謂嘉蔬者未嘗摘以相遺也陳曰葵在嘉蔬也

課伐木并序

課隸人伯夷辛秀信行等入谷斬陰木人日四根止維條伊枚正直挺然晨征暮返委積庭內我有藩籬是缺是補載載條蕩伊仗支持則旅次于小安山有虎知禁若待瓜牙之利必昏黑撞突夔

人屋墜列樹白菊鏤為墻實以竹示武過為與虎近混淪乎無良

賓度真奪馬之徒苟活為幸可嘿息已作詩示宗武陳曰周禮仲冬斬陽

木仲夏斬陰木注云陽木春夏生者陰木秋冬生者若松柏之屬又云湯木生山南者陰木生山北者容齋隨筆云黃魯直宿舒州大湖觀音院詩云及夏氣泉窰伐獨古松根相夜莫浪出月黑虎夔藩度字甚新其意蓋言抵觸之義而莫究所出惟杜工部課伐木詩序中云必皆異槿突夔人屋墜乃知曾直用此然杜公時在夔府作詩所謂夔人者述其土俗耳本无抵觸之義曾直蓋誤耳

長夏無所為安居課奴僕清晨飯其腹持斧入白谷青冥曾巔後十里斬陰木人有四根已亭午下山麓尚聞丁丁聲功課日各足蒼皮

成委積素節相照燭藉汝跨小籬當仗苦虛竹空荒咆熊羆乳獸待人肉不示知禁情豈惟干戈哭城中賢府主處貴如白屋蕭二理軀

淨蠶蠶不敢毒虎穴連里閭隄防舊風俗泊舟滄江岸久客慎所觸舍內屋嶠壯雷雨蔚舍蓄墻宇資屢修衰年怯幽獨爾曹輕執熟為

我忍煩促秋光近青岑季月當泛菊報之以微寒共給酒一斛補拍

為椿取竹織籬若虛竹謂虛心之苦竹也鶴曰夔府土當是指相籬督公嘗為相都督作謝上表正是初到夔時因曰後菊給酒期約以酬隸人之勞亦

除草公自注去藜也慶弼曰藜音落又除炎切山莊也

草有害於人曾何生阻脩其毒甚蜂蠆其多彌道周清晨步前林江
色未散憂芒刺在我眼焉能待高秋纏二霜雪一霑凝蕙葉亦難留
荷鋤先童稚日入仍討求轉致水中央豈無雙釣舟頑根易滋蔓敢
使依舊立自熬蒲離曠更覺松竹幽其夷不可闕疾惡信如讎補曰

上皆芒刺獨之能螫人也補曰先童稚先者以身率屢曰周禮稚氏掌殺草有水火之化今云轉致水中央是亦水化也補曰左傳周任有言曰為國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矣夷蘊宗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

引水曾曰莫俗无井皆以竹引山泉而食蟻在山腹間有至於數百丈者

月峽瞿塘雲作頂亂石崢嶸俗無井雲安沽水奴僕悲魚復移居心
力省白帝城西萬竹蟠接筒引水喉不乾人生留滯生理難斗水何
直百憂寬補曰明月峽瞿唐峽皆峽名

園人送瓜夢弼曰時拍公鎮夔遣送官園中瓜也

江間雖炎瘴瓜熟亦不早拍公鎮夔國滯務茲一掃食新先戰士共
少及溪老傾筐浦鵠青滿眼顏色好竹竿接取實引注來鳥道浮沈

亂水玉愛惜如芝草芝草又不切重韻落刀嚼冰霜開懷慰枯槁許以秋蕪

除仍看小童抱東陵跡蕪絕楚漢休征討園人非故侯種此何草草

補曰左傳桑田巫言晉侯不食新穀前道曰共少分井也溪老公自補師曰蒲鶴青謂瓜色之青如蒲鶴也補曰瓶在銜切補曰瓶實出泉也希曰水玉水精也深曰昔秦東陵侯平避地長安城東種瓜自給補曰此兩押草字豈東坡所謂兩耳義不同故得重用邪師曰草勤貌

信行遠修水筒公自注引泉筒也補曰言行助伐木詩序所謂隸人伯夷辛秀信行者按姓譜有姓信得米以

不若童而為童行耶

汝性不茹葷清淨僕夫內秉心識本源於事少滯礙雲端水筒圻林
表山石碎觸熱藉子修通流與厨會往來四十里荒險崖谷大日曛
驚未食貌赤愧相對浮瓜供老病裂餅常所愛於斯答恭謹足以殊
殿最詎要方士符何假將軍蓋將軍字不河限蓋行諸直如筆其手然呼

不用意崎嶇外補曰公食餅則裂而與之乃常所私愛乎信行者也

日昔蘇耽開井種橘以濟人井无水投符水中遂有水補曰何假將軍蓋意是用式師將軍拔刀刺山而飛泉出事但无蓋字耳

催宗文樹雞柵

吾畏怯行邁旅次展萌迫愈風傳鳥雞秋郊方漫喫自春生成者隨
母向百翻驅越制不禁喧呼山腰宅課奴殺青竹終日憎赤犢踏藉
盤按翻塞蹊使之隔墻東有隙地可以樹高柵避熱時來歸問兒所
為跡織籠曹其內令人不得擲穢間可突過不可甯距還汚席我寬
螻蟻遭彼兇狐貉厄應宜各長幼自此均勅敵籠柵念有修近身見
損益明明領處分一一當剖析不昧風雨晨亂離減憂感其流則凡
鳥其氣心匪石倚賴窮歲晏撥煩去冰釋未似尸鄉翁拘留蓋阡陌

示獠奴阿段

山木蒼蒼落日曛竹竿裊裊細泉分郡人入夜爭餘瀝稚子尋源獨
不聞病渴三更迴白首傳聲一注濕青雲曾驚陶侃胡奴異怪爾常
穿虎豹羣陶侃此詩入主章皆引泉事惟陶侃胡奴傳記不錄謂胡奴

傳曰陶侃第十子也胡奴者陶侃之子名其於阿段似无相干余述其意以侃奴僕之多其子胡奴必有於異之者如今日阿段

貽華陽柳少府

唐志華陽縣屬成都府

繫馬喬木間問人野寺門柳侯披衣笑見我顏色温並坐石堂下俛
視大江奔火雲洗月露絕壁上朝曦自非曉相訪觸熱生病根南方
六七月出入異中原老少多暍死汗踰水漿翻俊才得之子筋力不
辭煩指揮當世事語及戎馬存涕淚濺我裳悲風排帝閣鬱陶抱長
策義仗知者論吾衰卧江漢但愧識瓊瑤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為尊

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為尊

幸斑白因是託子孫俱客古信州結廬依毀垣相去四五里徑微山

葉繁村危挹注土况免軍旅喧醉從趙女舞歌鼓秦人盆子壯顧我

傷我驪乘淚痕餘生如過鳥故里今空村東坡云火雲勢方壯

火雲勢方壯

峽中覽物

曾為掾吏趨二輔憶在潼關詩興多巫峽忽如瞻華嶽蜀江猶似見

黃河舟中得病移衾枕洞口經春長辟羅形勝有餘風土惡幾時回

首一高歌謝曰三言一氣扶風馬湖也公曾為華州功曹故曰

鄭南伏毒寺瀟灑到江心石影銜珠閣泉聲帶玉琴風杉曾曙倚雲

嶠憶春臨萬里蒼茫水龍蛇只自深慶弼曰寺名伏毒在華州鄭縣

後由華州瀟灑到江心寺名伏毒寺曾題詩于梁即此是也通曰本一作

奉寄李十五祕書曼疑二首

避暑雲安縣秋風早下來暫留魚復浦同過楚王臺猿鳥千崖窅江

湖萬里開竹枝歌未好遺音也惟峽人善唱畫舸且遲回唐賦楚

行李千金贈衣冠八尺身飛騰知有策意度不無神

班秩兼通貴公侯出異人玄成負文彩世業豈沉淪唐制祕書

之通貴左傳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李祕書必宗室之

大旱山岳焦密雲復無雨南方瘴癘地罹此農事苦封內必舞雲峽

中喧擊鼓真龍竟寂寞土梗空俯僂吁嗟公私病稅斂缺不補故老

仰面啼瘡瘼向誰數暴疔或前聞鞭笞非稽古請先偃甲兵處分聽

人主五字萬邦但各業一物休盡取水旱其數然堯湯先親觀上天

鑠金石羣盜亂豺虎二者存一端銜陽不猶愈謂早愈於盜昨宵殷

其雷風過齊萬弩復吹霾翳散虛覺神靈聚氣暘腸胃融汗滋衣裳

汚吾衰猶計拙失望築場圃莊子大旱金石流土山焦

巫而無拜雲神農求雨書祈而不雨則曝巫曝巫不雨則積薪擊鼓而

焚神山真龍字用葉公好龍而真龍入室土梗土龍也猶可曰禮已

而而暴人之疾子產母乃不可去左傳僖二十一年夏旱公欲焚巫

之滋甚庶者瘠病之人其面上向俗謂天哀其病恐雨入其鼻故為

八公自也楚俗大旱則焚

楚山經月火大旱則斯舉則斯與前舊俗燒蛟龍驚惶致雷雨爆

魑魅泣崩凍嵐陰妒羅落涕百泓根源皆萬古青林一灰燼雲氣無

處所入夜珠赫然新秋照牛女風吹巨燭作河掉騰煙柱勢欲焚崑

崑光彌焮洲渚腥至焦長蛇聲吼纏猛虎神物已高飛不見石與土

爾寧要誇謫憑此近熒侮熒侮猶薄關長吏憂甚昧至精主遠遷誰

撲滅將恐及環堵流汗卧江亭更深氣如縷縷又文彩題曰宋玉高唐賦凡止雨雲無天

賦凡止雨雲無天熱二首

雷霆空霹靂雲雨竟虛無炎赫衣流汗低垂氣不蘇乞為寒水玉願

作冷秋菰何似兒童歲風涼出舞雩雩曰寒水玉水精也菰蒲也成

瘴雲終不滅瀘水復西來閉戶人高卧歸林鳥却迴峽中都似火江

上只空雷想見陰宮雪風門颯踏開孫曰瀘水出瀘州屬蜀道

○朱李沉不冷雕胡炊屢新將衰骨盡痛被暘味空頻欲翕炎蒸景

飄飄征伐人十年可解甲為爾一露巾於歌切傷暑也史記禹崩

七月一日題終明府水樓一首

高棟層軒已自涼秋風此日灑衣裳愔然欲下陰山雪不去非無漢

署香兩句如絕壁過雲開錦綉疎松隔水奏笙簧看君宜著王喬履

真賜還疑出尚方觀奏即真也○洪曰陰山向歙山名其地四時常

有水雲立疾制尚書郎四人口含雞舌香以奏事謂曰署指言首夏也

為工部員外郎而留滯於此故有不去非无洪署香之嘆洪曰後

漢王喬為葉令每月朔自縣詣臺朝明帝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

輒有双鳧飛來於是候鳧至奉網張之但得一双鳧焉乃詔尚方

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家節操尚不泯為政風流今在茲可憐賓客盡傾蓋何處老翁來賦

詩楚江巫峽半雲雨半字好看清簟疎簾看奕碁无一字不盡○洪

賦論單父彈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後書終軍步入闕吏與軍

軍尚以此何為吏曰為復傳還當以合符軍曰丈夫西遊不復傳

終軍家夙也○洪曰鄒陽傳白頭如親傾蓋如故注云傾蓋猶交蓋駐

年樂事戲呈元二十一曹長

七月三日亭午已後校熱退晚加小涼穩睡有詩因論壯

今茲雨月事餘熱亦已未衰年旅炎方生意從此活亭午減汗流北
隣耐人聒晚風爽烏匿筋力蘇摧折閉目踰十旬大江不止渴退藏
恨雨師健步聞旱魃園蔬抱金玉無以供採掇寒雲雖聚散但暑
終衰歇前聖齊焚巫武王親救膈陰陽相主客時序遞回軒灑落
唯清秋昏霾一空闊蕭々紫塞鴈南向欲行列歛思紅顏日霜露
凍堦闥胡馬挾彫弓鳴弦不虛發長鉞逐狡兔突羽當滿月惆悵
白頭吟蕭條游俠窳臨軒望山閣縹緲安可越高人鍊丹砂念
將朽骨少壯跡頗踈歡樂曾倏忽杖藜風塵際老醜難翦拂吾子
得神僊本是池中物賤夫美一睡煩促嬰詞筆夢符曰按公詩有
謂鳥匿是烏也也隱曰雨師行雨神也應早神也鄭曰有古慎字
左傳曰左傳曾信公欲焚巫而神文仲止之世紀武王見賜人王自
也當滿月言挽弓之滿如月箭當其挽滿之間也宋曰古樂府有
白頭吟定功曰郭景純遊仙詩京華游俠窳隱曰少壯跡頗踈
謂縱誕也吳周瑜傳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張華詩
煩促每有餘

牽牛織女

牽牛出河西織女處其東萬古永相望七夕誰見同神光竟難候
此事終蒙朧飒然精靈合何必秋遂通亭二新粧立龍駕具曾空
世人亦為爾祈請走兒童稱家隨鬢發白屋達公宮膳夫翊堂殿
鳴玉淒房攏曝衣遍天下曳月揚微風蛛絲小人態曲綴瓜果中
初筵滾重露日出甘所終嗟汝未嫁女秉心鬱冲二防身動如律
竭力機杼中雖無舅姑事敢昧織作功明君臣契咫尺或未容
謂近雖咫尺非如期不合彼遙奔失身不知丈夫之見有不然者
當悔何及此十字具有其意但上面寫不甚達其言君臣之際則
可感矣
義無棄禮法恩始夫婦恭小大有佳期戒之在至公方圓苟

翹翹丈夫多英雄

翹翹丈夫多英雄陳曰周外風土記七夕祠牽牛織女云此二星
見者便拜而有乞也隋書曰射挑七夕賦周龍駕之容裔翹曰白
屋貧人之屋如周公下白屋之士公宮公侯之家出左傳有守於
公宮注曰崔寔四民月令七月七日曝經書及衣裳又荆楚歲時
記七夕婦人結絲樓穿七孔針陳瓜果於庭以乞巧有蟻子網於
瓜土則以為得巧鄭曰廣乙業切潤也觀壯所切語偶許切不相
齋隨筆曰東蒼梧王當七夕夜令楊玉夫伺織女渡河見當報
我不見當殺汝夕希白伺織志載蘇德哥為徐肇祀其先人曰當
或祭於白皆非是當以鬼宿渡河為候而鬼宿渡河常在半夜

使人作山以俟之葉少蘊二六八
昏見於南夏晨見於東秋夜半見於東冬昏見於東安有所謂度
河及常在昨夜之理織夕昏晨與鬼宿正相反其理則同蒼梧王
荒悖小兒不足笑錢程葉二公皆名儒碩李亦不深考如此杜詩
云牛女漫愁思秋期猶渡河牛女年渡河曹風浪生梁劉孝儀
詩云欲待黃昏至合嬌淺渡河唐人七夕詩皆有此說此自是牽
谷遺詞之過故杜老又有詩云牽牛出河西織女如其東乃古亦
相望七夕誰見同神光竟難推候此事
終蒙臍蓋自洞曉其非也人此也

毒熱簡寄崔評事十六第

大火運金氣荆揚不知秋林下有塌翼水中無行舟千室但掃地
閉關人事休老夫轉不樂旅次兼百憂蝮蛇暮偃蹇空床難暗投
炎宵惡明燭况乃懷舊丘開襟仰內弟執執熱露白頭束帶負芒刺
接居成阻脩何當清霜飛會子臨江樓載聞大易義諷詠詩家流
蘊藉異時輩檢身非苟求皇之使臣躰信是德業優楚材擇杞梓
漢苑歸驪駒短章達我心理為識者壽毒熱遣此
○(珠曰)陳孔璋檄垂頭塌翼

雨二首

峽雲行清曉煙霧相徘徊風吹蒼江去雨灑石壁來淒淒生餘寒
殷殷兼出雷白谷變氣候朱炎安在哉高鳥濕不下居人門未開
楚宮久已滅幽佩為誰哀侍臣書王夢賦有冠古才冥冥翠龍駕
多自巫山臺晦菴語錄杜詩多誤字如風吹蒼江樹雨洒石壁來楸
游於巫山夢之甚望望高唐有雲氣問王曰此何氣也王曰昔者先王嘗
游高唐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旦為朝雲暮為行雨又神女
賦云其夜王寢夢與神女遇○青山淡無姿白露誰能數片片水上雲
明曰謂玉曰試為寡人賦之
蕭蕭沙中雨殊俗狀巢居曾臺俯風清佳客適萬里沉思情延佇挂
帆遠色外驚浪滿吳楚夕陰蛟螭出寇盜復幾許趙曰白露誰能數
有頭數
○空山中宵陰微冷先枕席回風起清曉萬家萋已碧落二出
岫雲渾二倚天石日假何道行雨含長江白連檣荆州船有士荷戈
戟南防草鎮慘霏濕赴遠役羣盜下辟山揔戎備強敵水深雲光廓
鳴槽各有適漁艇息悠悠夷歌負樵客留滯一老翁書時記朝夕
日有行黃道赤道時又陰
雨不知日所行何道也

種蒿苴

既雨以秋掌理小畦隔種一兩席許蒿苴向二旬矣而苴不甲
拆獨野苴青傷時君子或晚得微祿輒輒不進因作此詩詩亦九其意言其蒿苴何足以比君

子直以竟比之差勝耳然非至論

陰陽一錯亂驕蹇不復理持似有理○種蒿苴得枯旱於其中炎方

慘如燬植物半蹉跎嘉生將已矣雲霞歟奔命師伯集所使師伯亦

指麾赤白日起頌洞青光起雨聲先已風散足盡西靡山泉落滄江

霹靂猶在耳終朝紆颯沓信宿罷蕭灑堂下可以畦呼童對經始苴

兮藟之常隨事藝其子破塊數席間荷鋤功易止兩旬不甲圻空

惜埋泥滓野苴迷汝來宗生實於此不知從何來此輩豈無秋亦

蒙寒露萎翻然出地速滋蔓戶庭毀因知邪干正掩抑至沒齒賢

良雖得祿守道不封已擁塞敗芝蘭衆多盛荆杞中國陷蕭艾老

圃求為恥登宇白玉盤籍以如霞綺苴也無所施胡顏入筐筥此

漢書嘉生之類注專指爲禾師伯乃兩師風伯指用之端本曰頌洞

謂斜雨向西也脩可曰宗生字出蜀都賦其竹則宗生族憤趨曰封已字出国語注云封厚也

晚晴

晚照斜初徹浮雲薄未歸江虹明遠飲峽雨落餘飛鳧鶴終高去

熊罷覺自肥鳧鶴熊罷謂无託與則愈淺弟語味无足深索秋分客尚在竹露夕微

宿江邊閣

暝色延山徑高齋次水門薄雲巖際宿孤月浪中翻自是鶴鶴追

飛及豺狼得食喧不眠憂戰伐無力正乾坤鶴曰鶴鶴以喻軍士

蜀有崔旰之亂也

白鹽山

卓立羣峯外蟠根積水邊他皆任厚地爾獨近高天白榜千家邑清

秋萬估船詞人取佳句刻畫竟誰傳希曰唐韻刻畫无益公

灑灑堆灑灑謂曰寰宇記灑灑堆在州之西蜀江中心明佳唐

象明佳唐皇上灑灑堆如馬明佳唐皇

巨石亦中央江寒出水長沉牛笈雲雨如馬戒舟航天意存傾覆神

功坡泥注此坡賦之祖干戈連解纜行止憶垂堂每以詩後見

○深曰楚俗倚兩必流牛以答神賜爰安傳千金之子不垂堂注云垂堂謂坐堂外也恐墮墜也

瞿唐懷古

西南萬壑注勅敵兩崖開地與山根裂江從月窟來削成當白帝空
曲隱陽臺疏鑿功雖美陶鈞力大哉本中曰郭璞江賦巴

黃草鄭曰峽中記三峽多側多黃草生虎豹資之

黃草峽西船不歸赤申山下行人稀秦中驛使無消息蜀道兵戈
有是非萬里秋風吹錦水誰家別淚濕羅衣語態莫愁劍閣終堪

據聞道松州已被圍是時蜀中多故松州被圍指往事也詩意

謂勿言劍閣之險可恃而欲割據雖松州在劍閣內已有圍之者矣蓋所以戒當時也

陪柏中丞觀宴將士二首

柏中丞名貞即時為夔州都督公嘗為作謝上表

極樂三軍士誰知百戰場無私齊綺饌久坐密金章醉客雲鷓鴣

佳人指鳳凰幾時來翠節特地引紅粧鷓鴣自負能賦鳳凰

實事謂宴將士不當尔拘哉○薛慶符曰後漢黃祖之子射大會賓客有獻鷓鴣者射幸酒於祢衡曰今日無以娛賓願先生為之

賦漁筆不停綴文无加點師曰佳入指○繡段裝簪額金花帖鼓腰

一夫先舞劍百戲後歌樵江樹城邇遠雲臺使寂寥漢朝頻選將

應拜霍嫖姚謂戲為夔峽樵歌之音也深曰漢霍去病為嫖姚將軍

奉漢中王手札報韋侍御蕭尊師亡

秋日蕭韋逝淮王報峽中少年疑杜史多術怪僊公不但時人惜

祇應吾道窮一哀侵疾病相識自兒童苦語思二隣家笛飄

客子蓬強吟懷舊賦已作白頭翁謂曰淮王以侯之淮南王安比

周柱下史而韋方少年故疑之仙公言蕭尊師仙公疑有多術以延生故怪之深曰晉向秀聞鄰人吹笛發聲寥亮追想曩者游燕之好

覽鏡呈相中丞

渭水流關內終南在日邊騰銷豺虎窟淚入大羊天起晚堪從事

行遲更覺僊鏡中衰謝色萬一故人憐趙曰渭水終南山在

聽楊氏歌

佳人約代歌獨立發皓齒滿堂慘不樂響早青虛裏江城帶素月

况乃清夜起老夫悲暮年壯士淚如水玉盃久寂寞金管迷宮徵
勿云聽者疲愚智心盡死古來傑出土豈待一知己吾聞昔秦青
傾側天下耳殊日誤李延年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代而獨立趙日
形容歌聲之獨妙也修可曰列子秦
青拂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云

秋日夔府詠懷奉寄鄭監審李賓客之芳一百韻

絕塞鳥雀北孤城白帝邊飄零仍百里消渴已三年雄劍鳴開匣
羣書滿繫船亂離心不展衰謝日蕭然筋力妻孥問清華歲月遷
登臨多物色陶冶賴詩篇峽束滄江起巖排古樹圓拂雲霾楚氣
潮海蹴吳天蜀地賦此故齊雄勝
亦令人所謂不切者煮井為鹽速燒畝度地偏有時
驚轟壘嶂何処覓平川鷓鴣雙舞猴猴壘懸碧蘿長似帶錦石
小如錢春草何曾歇寒花亦可憐獵人吹戍火野店引山泉喚起
搔頭急扶行幾屐穿西京猶薄產四海絕隨有幕府初交辟郎官
幸備負瓜時猶旅寓萍泛若畜緣菜餽虛狼籍秋風洒淨便開襟
驅瘴癘明目掃雲煙高宴諸侯禮佳人上客前百句鋪舒无不有
最是寂寞中迷

宴无謂而點綴
可觀轉入悲慨哀筆傷老大華屋艷神僊南內開元曲常時弟子
傳法歌聲變轉滿坐涕潺湲公自注都督相中丞以延
同梨園弟子李仙奴歌弔影夔州僻
回腸杜曲煎即今龍旆水公自注西京龍旆門內
門也渭水流苑門內莫帶犬戎羶耿
賈扶王室蕭曹拱御筵秉威滅蜂虿力效鷹鷂舊物森猶在凶
徒惡未俊國須行戰伐人憶止戈鋌奴僕何知禮恩榮錯與權胡
星一彗孛黔首遂拘牽哀痛絲綸切煩苛法令蠲業成陳始王兆喜
出于政宮禁經綸密台階翊戴全能罷載呂步鴻鴈美周宣側聽
中興主長吟不世賢音徽一柱數道里下牢千公自注郭在江
陵李在夷陵鄭
季光時論文章並我先陰何尚清省沈宋歛聯翩律比崑崙竹音知
燥濕絃風流俱善價愜當久忘筌置驛常如此登龍蓋有焉雖云隔
禮數不敢墜周旋高視收人表虛心味道玄馬來皆汗血鶴唳必青
田羽翼商山起蓬萊漢閣連管寧紗帽淨江令錦袍鮮東郡時題壁
南湖日扣舷遠遊臨絕境佳句染華笺每欲孤飛去徒為百慮牽生
涯已夢落國步尚屯匱衮枕成蕪沒池塘作棄捐公自注平生多病
不樂遠遊因曹道

離故寢如宴安之別離憂恒但伏臘涕連連露菊班豐錫秋蔬影澗

地皆屏後棄捐也謂空於冠盜益囊虛把釵釧米盡圻花鈿耳子

江漢月娟娟局促看秋燕蕭疎聽晚蟬謂空於冠盜益囊虛把釵釧米盡圻花鈿耳子

羨君平杖屨存子敬謂空於冠盜益囊虛把釵釧米盡圻花鈿耳子

陰涼葉茅齋八九椽陣圍沙北岸市暨漢西嶺公自注市暨漢西嶺

蓮色好梨勝頰穰多粟過拳勅厨唯一味求飽或三鱸公自注市暨漢西嶺

看魚笱人來坐馬韉縛柴門窄二通竹溜消消整抵公畦稜材依野

廟墻缺籬將棘拒倒石賴藤纏借問頻朝謁何如穩晝眠誰云行不

速自覺坐能堅露雨銀章澁奇語下句不成語馨香粉署妍紫鸞無近遠黃

雀任翩翩困學違從衆明公各勉旃聲華夾宸極早晚到星躔懇諫

留匡鼎諸儒引服虔不逢輸鯁直會走正陶甄宵肝憂虞軫黎元疾

苦駢雲臺終日畫青簡為誰編行路難何有招尋興已專由來具飛

檝輒擬控鳴弦身許雙峯寺門求七祖禪落帆追宿昔衣褐向真詮

安石名高晉公自注安石名高晉昭王客赴燕公自注昭王客赴燕途中

非阮籍查上似張騫語何拙也披拂雲寧在亦可辨淹留景不延風斯

終破浪水怪莫飛涎他日辭神女傷春怯杜鵑淡交隨聚散古意澤

國遶迴旋本自依茄葉何曾藉窪窪生轉眄橘井尚高褰東走

窮歸鶴南征盡跼蹙晚聞多妙教卒踐塞前愆顧愷丹青列頭陀琬

琰鑄衆香深黯黯幾地肅芊芊勇猛為心極清羸任體孱金篦空刮

眼鏡象未離銓自行進以下但欲訪僧尋寺○誅曰鳥蛋指雋州以

變有蓋井煮泉為蓋誅曰峽土瘠確居人燒地而耕謂之畝田兩京

猶薄產公自謂有田在韋杜絕隨有謂無故舊也曲禮五年以長則

負也誅曰爪時借用左傳瓜時而往及瓜而代獨曰明皇開元初置

之梨園弟子又教官女使習之趙曰公長安杜曲人今思故鄉而為

如雁鷗之逐鳥雀又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侯書公孫洪贊備青書於

史亂也誅曰胡星見於天文志秦更民黔首業成陳始王詩七月陳

見前也歐公曰此言肅宗成中興之業誅曰兆喜出于敗曰望事注

數而謂曰江陵有一柱觀峽州有下牢關此言郭李所在得音問頻

日前漢志黃帝使伶倫伐竹於嶰谷之陰以作黃帝之樂

趙王使人於楚鼓瑟而遣之使者曰可記其姓王曰夫時有岸濕
 有錢急柱有推移不可記也劉孝標廣絕交論抗絃音徽未使耀
 變響朱曰漢宗當時置驛馬長安諸郊請謝賓客李膺以名自高
 士有被延接者名為登龍門汗血馬注見前求嘉記青田有雙白鶴
 年之生子長便去趙曰李賓客者太子官也故用四皓羽翼事郭
 乃秘書監也故用蓬萊閣事後漢書李者稱東觀為老氏藏室道家
 而傳不載錦袍事其文集則有山水徵命不就趙曰東觀為老氏
 謙終不載錦袍事其文集則有山水徵命不就趙曰東觀為老氏
 南胡謂李在夷陵趙曰南胡言郭也集有奇題鄭曰東觀請郭在江
 時伏臘俗所以祭先公客寄中故遇伏臘而流涕豐鎬在長安間
 在洛陽公之故鄉也揚子或問少而好賦曰然童子賦蟲篆刻古
 府病沉綿者以病之謂也宋曰公言郭李記憶其詩賦又嘗致書
 問百錢則開肆以病之謂也宋曰公言郭李記憶其詩賦又嘗致書
 得店便獨酬謝下僕而授老子晉阮宣子常步行以百錢掛杖頭
 酒筵竹枝亦掛百錢於杖頭故岑參詩君平卜肆詩云至今杖頭錢
 地盡時有徐曰青檀我家舊物可特置之羣盜驚走陣圍少北岸謂
 都高亮造八陣圍在魚復平沙上趙曰岷嶺羊陸池達紀夔州寓
 所也借也徐曰徐曰徐曰徐曰徐曰徐曰徐曰徐曰徐曰徐曰徐曰
 坐也借也徐曰徐曰徐曰徐曰徐曰徐曰徐曰徐曰徐曰徐曰徐曰
 湖廟瑛垣注云瑛者內桓之外游地也瑛人綠切趙曰霧雨銀章
 公自謂銀章久不服也蔡香粉署如蓋郎官握蘭含香又省中以粉
 書之公雖為工部負外郎徒想其官者之如美耳宋曰後任傳諸
 林傳曰無說詩正鼎鼎來張晏注云德心字鼎後後服度字子填見儒

者也田曰雙峯寺在韶州下有曲曰溪七祖按佛書自毗婆尸佛至釋
 迦牟尼佛謂之七祖其所說七偈乃禪源也師曰自達摩至慧能謂
 之中華六祖由五祖而上蓋梁隋開元以前人六祖慧能入戒於唐
 其隨至肅宗時方盛肅宗嘗自西京請其衣鉢歸內供養以此考之
 六祖安字安石少有志名燕昭王甲身厚幣以招賢者士爭趨焉
 謝安字安石少有志名燕昭王甲身厚幣以招賢者士爭趨焉
 曰披廣德元年遣李之芳等使吐蕃為虜所留二年乃得歸故以張
 鑿乘查事此之不是阮籍哭途窮者也又按後有哭之芳詩云奉使
 失張鑿亦此意宋曰披拂雲寧在用衛瓘見梁廣曰若披雲露觀青
 天師曰風期終破浪公欲下峽歸故里也趙曰破浪借用宗憲願乘
 長風別破力里浪宋曰飛字出郭璞江賦夢弼曰公自謂它日離雙
 過峽別巫山神女廟必在暮春聞杜鵑時也師曰本自依如葉言寓
 居僧舍也宋曰如葉佛大弟子也陸佺仙人名香炒峯峯在廬山巔
 橋井在彬州遼東華表柱有鶴自言丁令威去家千歲今始歸後馬
 援南擊交趾在浪泊西里崗下僚上毒毒氣薰蒸仰視飛鳥踏人墮
 水中晉顧掄之嘗畫維摩相王簡栖嘗作頭陀寺碑文師曰賤地釋
 氏有第一地至第十地言修行有術也師曰潘岳籍田賦碧色肅其
 字之釋書云勇猛精進又云如良醫治目即以金篦刮其眼膜

存歿口號二首

於藝政甫志之

席謙不見近彈其鼻曜仍傳舊小詩

善彈其鼻曜善為小詩玉局他

年無限笑白楊今日幾人悲

善彈其鼻曜善為小詩玉局他

當更相彈也古今詩話彈其鼻有譜一卷皆唐賢所為其局方二尺中
 不平如覆盆其顛為小壺四角微起李商隱詩玉作彈其鼻局中心最
 成都地湧玉局宋曰陶潛挽歌荒草何村白楊亦蕭蕭

鄭公粉繪隨長夜曹霸丹青已白頭公自注高士焚陽鄭畫其善畫山水曹霸朝魏曲曹髦之後善畫馬
天下何曾有山水人間不解重驪駒亦然其○容文翁續筆曰杜子美謙曹霸存畢驪鄭畫其也黃魯直荆江亭即事十首其一云荆州不向陳阮已對客揮毫素少游正字不知温飽未西風吹波古藤州乃用此体時少游歿而阮已存也

送十五弟侍御使蜀

喜弟文章進添余別興牽數盃巫峽酒百丈內江船未息豺狼聞空

催犬馬年歸朝多便道搏擊望秋天陳曰峽人以百丈繩牽船水自瀘上蜀者謂之外江自渝由戎

逢秋擊搏此喻御史之職也

送李功曹之荊州充鄭侍御判官重贈

曾聞宋玉宅每欲到荊州此地生涯晚遙悲水國秋孤城一柱觀落

日九江流使者雖光彩青楓遠自愁陳曰江陵右荊州有宋玉宅韓愈為江陵法曹有詩云宋玉亭

邊不得見是也又江上有臺一柱土人呼為一柱觀

別崔湜因寄薛蒙孟雲卿公山住內弟異

志士惜妄動知深難固辭十字有如何久磨礪但取不磷緇風夜聽

愛主飛騰急濟時荊州遇薛孟為報欲論詩陳曰詩不曰堅乎磨石而

巫峽弊廬奉贈侍御四舅別之澄朗

江城秋日落山鬼閉明中語不必其必不必行行李淹吾舅誅茅問老

翁赤眉猶世亂青眼只途窮未嘗白眼而亦途窮傳語桃源客入今出

更同陳曰誅茅謂小居也題曰

君不見簡蘇侯

君不見道邊廢棄池君不見前者摧折桐疊意百年死樹中琴瑟一

斛舊泉藏蛟龍文夫蓋棺事始定君今幸未成老翁何恨憔悴在山

中深山窮谷不可覩霹靂魍魎兼狂風語雖少與挫激哉二四在返

門死猶尚抱成池之曲嫌亂○希曰韓詩外傳孔子曰文字而不已闔棺乃正

贈蘇四侯

異縣昔同遊各云厭轉蓬別離已五年尚在行李中戎馬日衰息乘

輿安九重有才何棲棲將老委所窮為郎未為賤其奈疾病攻子何

而物盡焉得豁心曾已蜀倦剗劫下愚成土風幽薊已削平荒徽尚

鸞弓斯人脫身來豈非吾道東乾坤雖寬大所適裝囊空肉食兩英
色少壯欺老翁况乃主客間古來偏側同君今下荆揚獨帆如飛鴻
二州豪俠場人馬皆自雄一請其飢寒再請其老蒙朱曰為郎未為
賤公自叙嘗為
檢校工部員外郎也夢弼曰斯人指後也未已蜀故一不東用馬融謂
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一請一請成之之辭也朱曰養蒙欲其
海亦必自全也

別蘇僕赴湖南幕

故人有遊子棄擲傍天隅他日憐才命居然屈壯圖十年猶搦翼
絕倒為驚呼消渴今如在提携愧老夫豈知臺閣舊洗拂鳳凰雛
得食翻蒼竹棲枝把翠梧北辰當宇宙南嶽據江湖國帶煙塵色
兵張虎豹符數論封內事揮發府中趨揮發贈爾秦人策莫鞭鞍
下駒趙曰消渴今如在公自言自此疾提携愧老夫言不能提携蘇
僕往赴胡南幕故指其地南嶽而言也深曰左傳秦伯使士會行
繞朝贈之以策曰子午謂秦無人臣謀適不用也注云策馬趨也
漢灌夫傳上怒內史曰今
日廷論局促効轅下駒

集千家註批點杜工部詩集卷之十四

集千家註批點杜工部詩集卷之十五

壯遊

大曆自元年秋夔州作夢弼曰此篇叙壯年經遊之迹按
唐書公少貧不自振客遊吳越不以進士卒不中第遂

游齊趙間凡八
九年復歸京師

往者十四五出遊翰墨場斯文崔魏徒公自注崔鄭州
尚魏豫州啟心以我似班揚
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九齡書大字有作成一囊性豪業嗜酒嫉
惡懷剛腸脫略小時輩結交皆老蒼飲酣視八極俗物都泊東下
姑蘇臺已具浮海航到今有遺恨不得窮扶桑王謝風流遠闔廬丘
墓荒劔池石壁仄長洲菱荷香嵯峨閭門北清廟映迴塘每趨吳大
伯撫事淚浪三枕戈憶勾踐渡浙想秦皇烹魚聞已首除道晒要章
越女天下白鑑湖五月涼剡溪蘊秀異欲罷不能忘歸帆拂天姥中
歲貢舊鄉氣麤密賈壘目短曹劉墻忤下考功第獨辭京尹堂
齊趙間裘馬頗清狂春歌叢臺上文獵青丘旁呼鷹卓樞林逐獸雲
雪岡射飛曾縱輕引臂落鵝鶻蘇侯據鞍喜公自注監門
曹曲蘇預忽如攜高
疆快意八九年西歸到咸陽許與必詞伯賞遊實賢士曳裾置醴地

奏賦入明光天子廢食召群公會軒裳脫身無所愛痛飲信行藏
貂寧免弊斑鬢元稱解杜曲晚蒼舊四郊多白揚坐深鄉黨故日覺
死生忙四句朱門任傾奪赤族迭懼殃國馬竭粟且官雜輸稻梁舉
隅見煩費引古惜興亡河朔風塵起岷山行幸長兩宮各警蹕萬里
遙相望崆峒殺氣黑少海旌旗黃禹功亦命子涿鹿親戎行羣華擁
吳岳螭虎噉豺狼爪牙一不中胡兵更陸梁大軍載草二凋瘵滿膏
盲備有竊補裘憂憤心飛揚上感九廟焚下憫萬民瘡斯時伏青蒲
廷諍守御床君辱敢愛死赫怒幸無傷聖哲體仁恕禹縣復小康哭
廟灰燼中鼻酸朝未央小臣議論絕老病客殊方鬱二苦不展羽翮
困低昂秋風動哀壑碧蕙捐微芳之推避賞從漁父濯滄浪榮華
敵勲業歲暮有嚴霜吾觀鴟夷子才格出尋常羣兇逆未定側佇英
俊翔宋曰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揚謂當時崔鄭州魏豫州以公之
文似班固揚雄者也姑蘇吳其多名王謝謂晉王導謝安吳越春
秋二公吳王蓋戶死大治立家葬之一曰白虎居其上故号虎丘蓋戶
立高門以象天門清雷乃吳文帝孫和也子皓改葬和号明陵又
首吳與郡太守四時奉祠立寢堂号曰清雷鶴曰蘇州有吳大伯廟

又勾踐雷曰越王勾踐則枕戈思有以報吳秦始皇浮江渡海
至夕塘墟浙江上會稽立石刻紀秦德史刺客傳吳公子光欲杀吳
王僚得專諸善待之於是具酒請王僚使專諸置匕首於魚炙之腹
中以進而刺王僚二死光自立為王是為蓋戶朱買臣吳人也拜為
會稽太守買臣衣故衣履其印綬步扁郡即直上計守印者少見其
綬怪之前引其綬視其印會稽太守章也守印者有頃買臣遂乘傳
去會稽聞太守且至發民除道夢曰鏡湖剡溪俱在會稽稽郡曰天
姥山名在剡縣南朱曰在賈謂出原賈誼也刺字出於書賈山傳賈
賈山自下刺上注云刺音摩二功也曹劉謂曹子建劉公幹論語賜
之墻也及有竹下考功弟按唐武德初以考功郎監試貢舉人貞觀
以來以負外郎專掌貢舉至至開元中徙貢舉於禮部蓋故趙王臺
也青丘齊地名蓋齊曰早樾林雲雪岡皆齊地朱曰晉山簡值衣陽
每出游多之習氏池撒醉而扁時有童兒哥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
州簡愛將也時蘇侯與公同獵故公以葛疆為比愛而曰賞遊實覽
王謂如与汝陽王雖相善也朱曰楚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嗜酒
元王常為穆生設醴奏賦入明光即元宗朝獻大清官穆生不嗜酒
獻大禮二賦帝奇之蘇季子不用於秦而黑貂之裘弊諸岳秋賦賦
班鬢髮以承弁愛曰杜曲在長安公之家也白揚乃墳上之木
曰揚子解朝客故朱丹其殼不知一跌赤吾之族愛揚曰國馬竭粟
且官經輸糧架開元太平日又玄宗後心自恣弄馬衣文采餉以
且又五坊有供奉雜又有簡雞使百姓輸納雜梁以供養雜也
警蹕謂肅宗即位靈武肅可曰東宮故事天子此大海太子為少海
夏啓嗣禹位伐有苞之罪黃帝與蚩尤戰逐鹿鹿此喻肅宗親征也
曰翠華天子旌旗之飾也夢弼曰正夏云吳岳在扶風下國云在
沈州朱曰爪牙一不中胡胡房敗于陳博斜韓曰大軍載草二草二
辛苦貌夢弼曰備食竊補裘公自謂為左拾遺也朱曰前漢史丹

元帝欲易太子丹聞上欲復直入卧内伏青蒲上泣諫注云以青蒲地曰青蒲王陵面折廷諍晉衛權欲廢太子託醉跪帝床前以手抚床曰此座可惜范曄傳注愛臣辱主辱臣死擅弓申生不敢受其死愛彌曰公為拾遺官上疏言房瑄不宜免相帝怒詔三司雜尚張謫散之帝遂解令詩云君辱敢愛死赫怒幸无傷謂此深曰哭商夾中時天子收復京師先素服哭廟而後受朝愛彌曰之推曰哭商夾詩意謂肅宗中與公宜意後還京今日客於殊方知晉侯賞從而介之推不言祿也滄浪水名在荊州漁父罹滄浪公自况也此詩兩押浪字二雖同而義則異介之推曰范蠡佐勾踐破吳後乘扁舟入海交姓名適齊為鷓夷子

白帝

白帝城中雲出門白帝城下雨翻盆高江急峽雷霆聞古木蒼藤日月昏戎馬不如歸馬逸千家今有自家存哀之寡婦誅求盡慟哭秋原何處村一作十家 一作翠木戎馬一作去馬百家

雨

萬木雲深隱連山雨未開風疾掩不定水鳥過仍迴鮫館如鳴榔舟豈伐枚清涼破炎毒衰意欲登書 道曰風乘謂舟中之乘也深曰

雨晴

雨晴山不改晴罷峽如新天路休殊俗秋江思殺人有猿揮淚盡無犬附書頻故國愁眉外長歌欲損油

垂白

垂白馮唐老清秋宋玉悲江喧長少睡樓迴獨移時多難身何補無家病不辭甘從千日醉未許七哀詩長事文帝文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 宋玉九辨悲哉秋之為氣也 中山有酒飲者一醉千日曹子建王仲宣張孟陽皆有古哀詩

洞房

洞房環珮冷玉殿起秋風秦地應新月龍池滿舊宮繫舟今夜遠清漏往時同何限 萬里黃山北園陵白露中語不迫切而意極至謂此

自可 龍地本平地垂拱初因雨水流潦成小池至景龍中弥巨數頃深至數丈常有雲氣或見黃龍按傳云唐帝微行而至黃山蓋右扶風槐里縣有黃山宮

宿昔

宿昔青門裏蓬萊仗數移花驕迎雜樹龍喜出平池落日留王母微風倚少兒宮中行樂祕少有外人知風刺俱有 門也蓬萊殿名

言雜樹之花則如桃李之屬沈約詩春風雜樹... 能畫

能畫毛延壽投壺郭舍人每蒙天一笑復似物皆春

政化平如水皇恩斷若神時用抵戲亦未雜風塵

鬪雞初賜錦舞馬既登牀簾下宮人出樓前御柳長僊遊終一閱女

樂久無香寂寞驪山道清秋草木黃

歷歷 歷之開元事分明在眼前無端賊盜起忽已歲時遷巫峽西江外秦

城北斗邊為郎從白首卧病數秋天

洛陽

洛陽昔陷沒胡馬犯潼關天子初愁思都人慘別顏清笳去宮闕翠

蓋出關山故老仍流涕龍髯幸再攀

驪山

驪山絕望幸花萼罷登臨地下無朝燭人間有賜金

云天宝中興慶宮小龍常游於宮垣南溝水中衛青傳衛姬少女少兒

雜記杜陵畫工毛延壽善為人形必得其真郭舍人善投壺以竹為

鬪雞故此詩致感傷之意焉 鞠曰陳鴻東城父老傳云明皇

見不用識文字鬪雞走馬勝讀書世家小兒年十二富貴榮華代不

如推此則賜錦可知矣 宋曰明皇嘗教舞馬四百蹄自之為其家

一日軍中大饗馬聞樂而舞承嗣以為妖而殺之 谷原三筆云先忠

宣公在北方得唐人畫驪山宮殿圖一軸華清宮居山顛殿外垂簾

宮人無數允簾隙而窺一時伶官職品類雜

出關山謂卓駕幸蜀也 鶴曰衣舞再攀請二聖不京時也 趙曰黃帝

鑄鼎於荆山鼎既成危垂胡髯下迎羣臣從上七十餘人餘小臣

去遠銀海鴈飛深萬歲蓬萊日長懸舊羽林

樓為諸王宴集之地黃帝鑄鼎荆山下後世各其處曰鼎湖劉向傳
秦始皇鑿於驪山之阿下鑿二泉上崇山墳石存為海宮人膏為灯
燭水銀為江海黃金為鳥馬道曰何遜經孫氏陵詩銀海終无浪金
鳥會不飛珠曰蓬萊殿各羽林星各漢有羽林軍趙曰謂平時蓬萊
殿中之日懸於殿間今則懸
在旧羽林中羽林護陵寢者

提封

提封漢天下萬國尚同心借問懸車守何如儉德臨時徵俊又入莫
慮犬羊侵願戒兵猶火恩加四海深漢東方朔傳提封頃頃主
題曰懸車東馬言至險也詩意謂以險為守莫若臨之以儉德也易
否卦象曰君子以儉德辟難謀道曰莫慮一作草籟左傳衆仲曰兵猶
火也非戰
將自焚

偶題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作者皆殊列名聲豈浪垂騷人嗟不見漢
道盛於斯前輩飛騰入餘波綺麗為後賢兼舊例歷代各清規日刻
清規
亦何法自儒家有心從弱歲疲求懷江左逸多病鄴中奇騷驥皆良
馬麒麟帶好兒車輪徒已斷堂構惜乃虧謾作潛夫論虛傳幼婦碑
緣情慰漂蕩抱疾屢遷移經濟慙長策飛棲假一枝塵沙傍蜂蠆江

峽繞蛟螭蕭瑟唐虞遠聯翩楚漢危聖朝兼盜賊異俗更喧卑鬱
星辰劍蒼々雲雨池兩都開幕府禹禹插軍麾南海殘銅柱東風海
月支音書恨烏鵲號怒恠熊羆稼穡分詩興柴荆學士宜故山迷白
閣秋水憶皇陂不敢要佳句愁來賦別離日刻
一作制題曰
左指拙阮炮謝之作也歎中指曹不兄弟及當時七子之作也珠曰
莊子桓公讀老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曰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得
是必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入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
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書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知肯構
夢弼曰按麟麟帶好兒及車輪徒已斲之句公蓋自嘆弱歲苦李為
文今雖幸有子而有不能傳之妙也珠曰後漢王符隱居著書以譏
當時得失不欲彰顯其名號曰潜夫論語林曹操與揚修讀曹碑
絕妙好字曰黃綸幼婦外孫蓋曰脩知之操行二十里乃悟此言
瑜傳蛟龍得雲雨恐非池中物也馬援征南立銅柱以勸功趙曰
支以吐蕃也白閣乃終南山相附之山皇陂則皇子陂也皆在關中

吾宗

公自注
衛倉曹宗簡鶴曰按此系表
宗簡出交陽房為益州同馬參軍

吾宗老孫子質朴古人風耕鑿安時論衣冠與世同在家常早起憂
國願年豐山林塵土
姦有餘情語及君臣際經書滿腹中

第五弟豐獨在江左近三四載寂無消息竟使寄此二首

用作者之與蕭道成云奉檄
頭縮項編一千八百頭

陶冶性靈存底物新詩改罷自長吟熟知一謝將能事頗李陰何
苦用心高傳尚障定如此嘗語參寥曰如老杜言新詩改罷自長
吟者乃知此老用心甚苦後人不復見其剖劘但和片
淨厚耳翹曰二謝謂靈運惠連陰何謂陰鏗何遜也

不見高人王右丞藍田立壑蔓寒藤最傳秀句寰區滿未絕風流

相國能公自注右丞弟今相國籍。公詩晚年多倒用老態其
字又別本是未善其弟為能耳。深曰按唐老王絳字摩詰與弟

相國能公自注右丞弟今相國籍。公詩晚年多倒用老態其
字又別本是未善其弟為能耳。深曰按唐老王絳字摩詰與弟

相國能公自注右丞弟今相國籍。公詩晚年多倒用老態其
字又別本是未善其弟為能耳。深曰按唐老王絳字摩詰與弟

先帝貴妃俱寂寞荔枝還復入長安炎方每續朱櫻獻玉座應悲

白露團櫻桃唐明皇荔枝之故有霜露之感但語晦然尚可曉。
里味色未變至京師題曰禮記仲夏之月

憶過瀘戎摘荔枝青楓隱映石凌迤京華應見無顏色紅顆酸甜

只自知謂色變。深曰蜀中
惟芦戎一州產荔枝

翠瓜碧李沉玉甃赤梨蒲萄寒露成可憐先不異枝蔓此物娟

長遠生兩語兩意。深曰玉甃井
也謂曰此物指言荔枝也

側生野岸及江浦不熟丹宮滿玉壺塵壑布衣飴背死勞生重馬羣

眉須趙注意是如此但浦人自注勞生重馬有此意未有此辭然極
都賦側生荔枝江浦則自戎楚而下例以前為浦今官私契約皆然

眉須趙注意是如此但浦人自注勞生重馬有此意未有此辭然極
都賦側生荔枝江浦則自戎楚而下例以前為浦今官私契約皆然

眉須趙注意是如此但浦人自注勞生重馬有此意未有此辭然極
都賦側生荔枝江浦則自戎楚而下例以前為浦今官私契約皆然

眉須趙注意是如此但浦人自注勞生重馬有此意未有此辭然極
都賦側生荔枝江浦則自戎楚而下例以前為浦今官私契約皆然

眉須趙注意是如此但浦人自注勞生重馬有此意未有此辭然極
都賦側生荔枝江浦則自戎楚而下例以前為浦今官私契約皆然

哭王彭州掄

執友驚淪沒斯人已寂寥新文生沈謝異骨降松喬北部初高選東

堂早見招蛟龍纏倚劍亦為鳳夾吹簫曉詩有此成血舞。此武藝此美

歷職漢庭久中年胡馬驕兵戈聞兩觀龍辱事二朝蜀路江干

察彭門地里遙解龜生碧草諫獵阻青霄頃壯戎麾以可陪幕府

要將軍臨氣候壯士塞風颺亦有井洪泉誰汲烽踈火不燒前籌

多自暇隱几接終朝翠石俄雙表寒松竟後凋贈詩焉敢墜染翰

欲無聊再哭經過罷離魂去在銷之官方玉珩寄葬與萍漂曠望

溼漉道霏微河漢橋夫人先即世今字及清樓巫峽長雲雨秦城

近斗杓馮唐毛髮白歸興日蕭深曰沈謝謂沈約謝靈運也松喬高

高選言王掄初官得京畿尉用曹操年一十除洛陽北都尉東堂

見招言王掄朝見也東堂亦臨幸延見之如晉郭詵遷刺史武

帝於東堂會送問說曰卿自以為何如說有桂林一枝之對成志

劍用延年胡馬騮謂水化左鸞鳳吹蕭用蕭史教弄玉吹蕭而鳳至

珠曰中胡謂明皇肅宗代宗亂兩親也東京財建象魏之兩親

也謝元運詩解龜在景平諫徵用可馬相如上疏諫龜龜曰謙解

清霄王掄在彭用必曾上封事不報明陪幕府要掄在彭州又

成都節度軍謀故云希曰唐人多言我磨如杜佑制出總我聖果曰

易井操不食類曰凡軍旅所在必先為井泉凡有藝言必類辛峰火

今井泉不及而峰火不虞則死事矣皆以王掄參謀所致而然也

日張良借箸前籌壯子南郭子慕隱凡而坐謂曰再矣經過罷謂

掄之死已矣矣矣今矣矣矣矣矣矣矣矣矣矣矣矣矣矣矣矣矣矣

之便道之官魏曰陸陸道如天馬篇天馬快循東道何云橋如出傳

所歷也秦城謂長文馬唐公自喻注見前

覆舟一首覆舟等物以供燒棟之用而使者乃沈其舟也

巫峽盤渦曉黔陽真物秋丹砂同貨石翠羽共沈舟轉使空斜影

龍居悶積流篙一幸不溺俄頃逐輕鷗轉使空斜影無聊之意天矣

竹宮時望拜桂館或求仙姹女凌波日神光照夜年徒聞斬蛟劍無

復響犀船使者隨秋色迢迢獨上天前斜字无聊之意此舟必當時

求藥方士之類深曰前崇禮祭志武帝以正月上幸用事甘泉宮

丘昏祠至明夜常有神光集于祠壇天子自竹宮望拜百官侍祠皆

肅然動心焉郊祀志武帝時公孫卿曰山人好樓居於是令長安作

飛廉桂館山谷曰竹宮桂館事皆語說文示好神仙夢賜曰崇真

人太舟誅姹女隱在丹砂中注云姹女真水也又道家四象論西方

庚辛金淑女之異名故有姹女黃婆婆嬰兒之号深曰曹子建洛神賦

凌波微步羅襪生塵口氏春秋刑人攸飛得生玉劍破江中流兩蛟

繞舟幾沒故飛技劍斬蛟乃得濟晉温嶠宿牛渚磯下出云其下多

在物焉遂然

犀角照之

峽口二首

峽口大江間西南控百蠻城歌連粉堞岸斲更青山開關當天險防

隅一水關亂離聞鼓角秋氣動衰顏深曰防隅一水關蓋○時清關失

險世亂戟如林去矣英雄事荒哉割深心蘆花留客晚楓樹坐猿深

疲奈煩親故諸侯數賜金公自注主人相中承類分月俸深曰當

公孫述劉備在蜀之際夔峽五要衝也

秋風二首

秋風浙之吹巫山上年下年修水關吳檣楚柂羣百丈暖向神都寒

八五

八五

未還要路何日罷長戰戰自青先連白蠻中巴不得消息好瞑傳成

鼓長壘簡陳曰上年下年皆峽內地各水關津也師曰春夏多雨

以竹相續為索以引上水舟謂之百丈秋風浙浙吹我衣東流之外西日微天清小城擗練蓋石古細路行

人稀不知明月為誰好早晚孤帆他夜歸會將白髮倚庭樹故園池

臺今是非如竹枝架內篇長句不必親切為已他字類疊早晚

也趙曰此寫眼前之景死

西閣一音大曆元年秋夔州作鶴曰

巫山小搖落碧色見松林百鳥各相命孤雲無自心五字具悲而不

層軒俯江壁要路亦高深朱紱猶紗帽新詩近玉琴功名不早立衰

疾謝知音哀世非王粲終然學越吟夢弼曰周書時訓鳴始鳴通卦

西京樓亂王粲去而依劉表於荆湘思扁作登樓賦云莊鳥頭而越

吟史記越人辨鳥在楚有填而病楚王使人祭其意之所向聞其越

思越也

懶心似江水日夜向滄洲不道含香賤其如鑷白休經過凋碧柳

蕭瑟倚朱樓畢娶何時竟消中得自由豪華看古往服食寄冥搜

詩盡人間意兼須入海求田曰應劭後漢官儀伯帝時侍中刀存年

名雞舌香始於此夢弼曰公自謂為負外郎也田曰南史蕭林五年

五歲賦高帝傍帝令左右鬪白髮問王我誰耶答曰大司馬笑謂

左右曰豈有為人作曾祖而披白髮乎即斝鏡鑄珠曰尚子平男

女嫁娶畢物斷家事勿相與趙曰滄中公素有消渴疾珠曰僕服

食求神仙天台

賦遠寄冥搜

社日一首

九農成德業百祀發光輝報效神如在馨香舊不違南翁巴曲醉

北鴈塞聲微尚想東方朔詵諧割肉歸珠曰左傳少皞氏以九壘

故稱南翁以醉而歌巴渝之曲珠曰漢武帝伏日詔賜群官肉大

官曰晏不來東方朔獨技劍割肉謂同官曰伏日當早漏請受賜

即懷肉去太官奏之詔朔自責朔曰技劍割肉豈何壯也割之不

多又何廉也漏更細君又何仁也鮑曰史記諸侯表秦德公二年

初作伏祠社舞狗邑四門則祠

社用伏日此詩用伏日事向疑

陳平亦分肉太史竟論功今日江南老他時渭北童社日詩如

此不待物色

歡娛看絕塞涕淚落秋風鷺鷥道金闕誰憐焉峽中傳里中社

為宰分肉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夫亦如此肉矣夢弼曰陸機曰社之日至大史占事於日公生於涓北老於江南未旬蓋自傷也

江月

江月光於水高樓思殺人天邊長作客老去一露巾玉露團清影銀河沒半輪誰家挑錦字燭滅翠眉顰鄭曰思息史切夢弼曰按唐韻作字去聲藏亦切又則箇切晉列女傳管仲曰妻蘇氏織錦為迴文放圖詩以贈伯循環讀之詞意凄婉

吹笛

吹笛秋山風月清誰家巧作斷腸聲風飄律呂相和切月傍關山幾處明胡騎中宵堪北走武陵一曲想南征故園楊柳今搖落何得愁中却盡生師曰晉劉琨為并州刺史嘗為胡騎所圍琨東月秋有懷上之思遂奔圍而去夢弼曰樂府橫吹笛有關山月折楊柳又有武溪深詞解題云馬援南征所作援明人表生者謠吹笛援作歌以和之名曰武溪深其曲曰笛二武溪一何深飛鳥不渡豈不臨嗟哉武溪多毒淫補曰故園指村志綠笛有折楊柳之曲故思感之地

孤鴈

孤鴈不飲啄飛鳴聲念羣誰憐一片影相失萬重雲亦未盡望盡似猶見哀多如更聞野鴨無意緒鳴噪自紛紛

遣愁

養拙蓬為戶茫茫何所開江通神女館地隔望鄉臺漸惜容顏老無由弟妹來兵戈與人事迴首一悲哀補曰巫山有神女廟成都有空鄉臺

夔府書懷四十韻

昔罷河西尉初興蜀北師不才名位晚敢恨省郎遲處聖崆峒日端居灩澦時萍流仍汲引檣散尚恩慈遂阻雲臺宿常懷淇露詩翠華森遠矣白首颯淒其拙被林泉滯生逢酒賦欺文園終寂寞漢閣自磷緇病隔君臣議慙紆德澤私揚鑣驚主辱投劍撥年衰奇壯社稷經綸地風雲際會期血流紛在眼涕泗亂交頤四瀆樓船泛中原鼓角悲賊塲連白翟戰瓦落丹雘先帝嚴靈寢宗臣切受遺恒山猶突騎遼海競張旗田父嗟膠漆此膠漆誰曉以謂誰解耳行人避疾藜上句直摠戎存大體降將飾卑詞楚貢何年絕堯封舊俗疑長吁翻北寇一望卷西夷不必帶玄圃超然待具茨凶兵鑄農器講武關書幃好氣象有意思又非

廟弄高難測天憂實在茲形容真際倒大最莫支持使者

怨思綠林寧小患雲夢欲難追即事須嘗膽蒼生可察眉

猶集鳳貞觀是元龜處宣飛檄家急競雖蕭車安不

何之釣瀨踈墳籍耕巖進奕基此蒸餘破窮冬暖更織絲

豺遘哀登楚麟傷泣象危衣冠迷適楚藻繪憶遊雁賞月延秋桂傾

揚逐露葵大庭終反撲京觀且僵尸高枕虛眠晝哀歌欲和誰南宮

載勲業凡百慎交綏如歸朝日替笏筋力定如何

謂空峒日者蓋肅宗嘗幸平涼郡未幾公入蜀為工部員外郎今又

君慶州故有帝流播散之吟也

首獻三賦故以相如為比楊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使事

傳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先帝嚴錄復言肅宗收京將暖廟也宗

臣切受遺言受遺詔立代宗也

入思明之密允也總戎謂元帥侍代一為帥左傳齊責楚爾貢包茅不

通遇牧馬童子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必啓玄圃公自喻不必在朝列

毀幃趙曰孤城指言夔州後以劉玄德諸亡公印共攻離鄉聚

於綠林中注綠林山在今荆州韓信有告信欲反上患

計為游於雲夢遂擒信以歸爾雅地楚有雲夢

荆楚復亂也保曰魏王思有以報穴出入嘗騰趙曰

言賦欽之急也趙曰以蕭育傳哀帝時南郡多盜賊拜育為南郡大

守上以育者舊名臣乃以三公使車載育入殿中受策曰南郡盜賊

為害朕甚憂之太守威信素著其為民除害安元

文也嚴子陵釣魚後人名為嚴陵漢鄭子真耕於石之下地蒸冬

暖言變之凡士也保曰王粲七哀詩西京亂無象豺虎方蕭患又南

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公平傳魯哀公而并獲麟孔子反袂涕下曰

吾道窮矣趙曰王粲登荆州之樓而作賦孔子之生其父母禱於尼

十六夜翫月

舊挹金波爽皆傳玉露秋關山隨地闊河漢近人流

城笛起愁巴童渾不寐半夜有行舟

夜月明鶴曰夔州古巴子國

贈李十五丈別

鶴曰李祕書也公先有表寄一詩約其來會於夔此又在夔別其奉寄詩中亦有公成負文形衣冠八尺身之句

峽人鳥獸居其室附層巔下臨不測江中有萬里船多病紛倚薄少
留改歲年絕域誰慰懷開顏喜多賢孤陋忝宋親等級敢以有入生
意氣合相與襟袂連一日遣兩僕三日共一筵揚論展寸心壯筆過
飛泉玄成美價存子山舊業傳不聞八尺軀常受衆目憐且為苦辛
行蓋被生事牽北迴白帝棹南入黔陽天汧公制方隅公自注汧公
鄭惠迴出諸侯先封內如太古時危獨蕭然清高金壘露正直朱絲
紘昔在堯四岳今之黃穎川子邁恨不同所思無由宣山深水增波
解榻秋露懸安遊雖云久亦思月再圓晨集風渚亭醉操雲嶠篇丈
夫貴知己歡罷念歸旋亦自未佳趙曰謝安運詩拙疾相倚溥深曰安
相南此朝庾信字子山父有吾與徐陵父子文並綺麗世號為徐庾
李使治在洪州今李十五丈往謂之由黔陽以入豫章也故下有解
榻秋露懸之句是就用陳蕃事珠曰金壘字出西都賦謂漢武帝承
露盤之銅柱也鮑明遠詩直如朱紘繩亮時義和四子分掌
四岳之諸侯安黃霸為穎川太守有治狀此以美汧公也

送覃二判官

先帝弓劍遠小臣餘此生蹉跎病漢不復謁承明饑爾白頭日永
懷丹鳳城遲戀屈宋渺卧荆衡魂斷航舸失天寒沙水清肺肝
若稍愈亦上赤霄行趙曰先帝謂肅宗小臣公自謂也承明殿名

江上

江上日多雨蕭蕭荆楚秋高風下木葉永夜攬貂裘動業頻看鏡行
藏獨倚樓時危思報主衰謝不能休此等人所共嘗觀子美詩動
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
謂甫之詩皆不治此

戲寄崔評事表姪蘇五表弟韋大小少府諸姪

隱豹深愁雨潛龍故起雲泥多仍徑曲心醉阻賢羣羣不忍待江
山麗还披鮑謝文高樓憶踈豁秋興坐氛氲定功曰鮑謝謂鮑照謝靈運也

西閣雨望

樓雨雲幔山寒著水城楚二逕添沙面出湍城石稜生菊蕊凄疎

八五
放松林駐遠情滂沱朱檻濕萬慮倚簷楹

晚晴吳郎見過北舍

八四
圃畦新雨潤愧子廢鋤來竹杖交頭拄柴扉隔徑開欲棲羣鳥亂未
去小童催明日重陽酒相迎自醞醅

九日諸人集于林

八三
九日明朝是相要舊俗非老翁難早出賢客幸知歸舊果黃花賸新
梳白髮微漫看年少樂忍淚已霑衣梅曰賸石證

夜

八二
露下天高秋水清空山獨夜旅魂驚踈燈自照孤帆宿新月猶懸雙
杵鳴南菊再逢人卧病北書不至鴈無情步蟾倚杖看牛斗銀漢遙

應接鳳城定功曰王粲七哀詩獨夜不能寐

秋日寄題鄭監湖上亭二首

八一
碧草違春意沅湘萬里秋池要山閣馬月靜庾公樓上句磨滅餘篇
翰此篇字与一平生一釣舟高唐寒浪減髮鬢識昭丘庾亮事並見

前注荆州有楚昭王墓王
蔡登樓賦云西接昭丘

八五
新作湖邊宅還聞賈客過自須開刀徑誰道避雲羅官序潘生拙才
名賈誼多捨舟應下地鄰接意如何宋曰晉潘岳仕宦不達乃作閑

八四
暫住蓬萊閣終為江海人揮金應物理拖玉豈吾身兩語實甚造詣

八三
句莫頻長效常及之東觀漢記李者稱為老氏藏室道家長蓬萊山相

帝時始置祝書監誅曰揮金字出張景陽詠二疏詩揮金樂當年歲
暮不問留宿被疏廣為大傳編鄉里數問其家所賜金餘尚存幾賈
以俱具設酒食請族入故曰與相族樂潘岳西征賦飛翠綬拖鳴玉
以出入禁門者衆矣題曰未向謂彭益分我以賦詩之氣象則佳句
莫也頻之

秋興八首

八七
玉露凋傷楓樹林巫山巫峽氣蕭森江間波浪兼天湧塞上風雲接
地陰叢菊兩開他日淚七字孤舟一繫故園心寒衣

處之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

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南斗望京華。聽猿實下三聲淚，語苦奉使虛。

隨八月槎，畫省香爐遠。伏枕意然語，亦大補。山樓粉堞隱，悲笳請。

看石上藤蘿，月已映洲前。蘆荻花，悲猿鳴。三声淚，衣夢隔。日按。

華傳物志止載近世有人居海上每年八月見槎來不失期

乘之到天河宗操作荆楚歲時記乃傳會以為張騫事前賢詩多

據用之子美亦承襲而用之耳題曰省中以粉畫之謂之番省洪官

以尚書郎直給女侍史二人執香爐以從公為尚書員外郎自隄

下向山樓粉堞言在夔州也

千家山郭靜朝暉，日日江樓坐翠微。信宿漁人還汎汎，所得也。无清秋。

燕子故飛，匡衡抗疏功名薄。劉向傳經心事違。既前後不相干涉。

知其意之所 同學少年多不賤，五陵衣馬自輕肥。陳曰洪匡衡元帝

震之變上院其言遷為太子少傅則向宣帝時

初立穀梁春秋微向受穀梁講論五經於石渠

聞道長安似奕棋，昔年世事不勝悲。王侯弟宅皆新主，文武衣冠異

昔時。直北關山金鼓振，征西車馬羽書遲。魚龍寂寞冥我江，冷故國平

居有所思。題曰直北言夔之北乃右州輔間征西言當時西

蓬萊宮闕對南山，承露金盤霄漢

田西望瑤池降王母，東來紫氣滿

函關。律句有此 雲移雉尾開宮扇，口繞龍鱗識聖顏。一卧滄江驚歲

晚，幾回青瑣點朝班。希曰南山終南山也洪武帝依承靈盤又

西遊紫氣浮函谷關題曰崔豹古今注二高宗有雉

雉之祥服章多用翟羽故有雉尾翦青鎖省中明也

聖唐峽口曲江頭，萬里風煙接素秋。起便 花萼夾城通御氣，芙蓉小

苑入邊愁。御氣即御風。兩句寫幸蜀之怨 珠簾繡柱圍黃鶴，錦纜

牙檣起白鷗。對句耳不 迴首可憐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唐曰聖

曲江在長安玄宗開元間廣花萼樓築夾城入芙蓉園夢彌曰

珠簾繡柱言曲江宮殿錦纜牙檣言天子之龍舟安賞也

昆明池水漢時功，武帝旌旗在眼中。織女機絲虛月夜，石鯨鱗甲動

秋風。波漂菰米沉雲黑，露冷蓮房墜粉紅。關塞極天唯鳥道，江湖滿

地一漁翁。洪曰洪紀注武帝徵昆明夷為其地有滇何乃休池象

地左右作牽牛織女以象天河西京雜記昆明池刻玉石為鯨每至

雷雨驚常鳴吼警尾皆動後世祭之以祈雨慶彌曰菰米此

池中所有關塞言白帝城鳥道言

峽中高山題曰魚翁公自謂也

昆吾御宿自逶迤，紫閣峰陰入漢波。香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

凰枝。語有悲慨 佳人拾翠春相問，僊侶同舟晚更移。甚有風韻 綵筆

可念

昔曾干氣象白頭吟望苦低垂題曰昆吾御宿五地各漢書武帝是也紫閣峰乃終南山之別峯與浚波皆在長安古今詩話子美詩云香翰留餘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此語反而意奇退之詩云雲窺窺行天馬渡橋亦效此體題曰費相春郊望美人詩芳郊拾翠人愛彌曰春相問乃詩人雜佩以問之之意也宋曰李膺郭林宗舟而濟人望之以為神仙夢彌曰子美昔遊浚波曾留篇詠集中有浚波行故今相望有白頭低垂之吟

寄柏學士林居

自胡之反持干戈天下李士亦奔波嘆彼幽棲載典藉蕭然暴露依山阿青山萬里靜散地白雨一洗空垂羅亂代飄零子到此古人成敗子如何此自佳句。每於句內款曲至後山後變四字荆揚春冬異風土巫峽日夜多雲雨赤葉楓林百舌鳴黃泥野岸天雞舞盜賊縱橫甚密邇形神寂寞甘辛苦幾時高議排金門各使蒼生有環堵

詠懷古跡五首

支離東北風塵際漂泊西南天地陶三峽樓臺掩日月五溪衣服共雲山羯胡事主終無賴詞客哀時且未還庾信平生最蕭瑟暮年詩

賦動江關

陸曰支離字見莊子注云形骸支離不全貌後書武陵五峽公自謂也周書庾信字子山雖望通顯常有鄉關之思乃作哀江南賦以致其意中云杜土不還宋月蕭瑟

搖落深知宋玉悲風流儒雅亦吾師悵望千秋一灑淚蕭條異代不

同時江山故宅空文藻雲雨荒臺豈夢思最是楚宮俱泯滅舟人指

點到今疑不斤之用事。希曰扁州有宋玉宅扁与夔為鄰故此篇廟按宋玉高唐賦言楚王夢巫山之女此與託也故公有云兩荒臺豈且夢思之句

羣山萬壑赴荆門生長明妃尚有村起得一去紫臺連朔漠獨留青

塚向黃昏畫圖省識春風面環佩空歸月夜魂千歲琵琶作胡語分

明怨恨曲中論陸曰扁州有昭君村(蒼舒曰)漢元帝時宮中披圖召

求美人帝以昭君當行昭君在路馬上彈琵琶以寄其恨後昭君死葬之胡中多白草昭君塚獨青宋曰江淹根賦若夫明妃去時仰天

太息紫臺稍遠關山无極夢彌曰石季倫明君詞王明君本為昭君觸晉文帝諱改焉

蜀主窺吳幸三峽崩年亦在永安宮翠華想像空山裏玉殿虛無野

寺中公自注山有卧龍寺先主祠在焉古廟杉松巢水鶴歲時伏臘走村翁武侯祠

屋長鄰近公自注殿今為寺廟在宮東一體君臣祭祀同陸曰蜀先主劉禪以孫

吳為吳將陸遜所破於柘扇步扇魚復改為永安遂卒於永安宮趙
曰華天子之旗也希曰春秋繁露白鶴知夜半注鶴水鳥也夜半
水也感其生氣則益喜而鳴

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遺像肅清高二分割據紆籌策萬古雲霄

羽毛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兩語氣殊別足法孔明者不

能復出運移漢祚終難復志決身殲軍務勞何曹參為一伐之宗臣

此也注言為後世之所尊仰也趙曰魏文帝典論傳毅之於班固伯仲之

間耳夢弼曰陳平傳天下指揮則定矣深曰孔明在軍罰二十以上

皆親之○軍一

作福終一作恢

殿中楊監見示張旭草書圖

斯人已云亡草聖秘難得寫得自在首及茲煩見示滿目一悽惻悲

風生微縮萬里起古色鏘々鳴玉動落々羣松直連山蟠其間溟漲

與筆力有練實先書臨池真盡墨俊拔為之主景年思轉極未知張

王後誰並百代則嗚呼東吳精逸氣感清識楊公拂篋笥舒卷忘寢

食念昔揮毫端不獨觀酒德深曰西本傳張旭蘇州吳人嗜酒善草

伯英王羲之也趙曰魚之氣感青識

楊監又出畫鷹十一扇

近時馮紹正能畫鷲鳥樣明公出此圖無乃傳其狀若非老筆為誰

笑殊姿各獨立清絕心有向疾禁千里馬氣敵萬人將憶昔驪山宮

冬移含元仗天寒大羽獵此物神俱王當時無凡材百中皆用壯

語勢浩然筆熟粉墨形必間識者一惆悵干戈少暇日真骨老崖嶂

為君除狡兔會是翻鞦韆夢弼曰馮紹正開元中任少府監善畫鷹

溫泉宮較羽獵時寧王有高麗赤鷹

尤俊異帝猶則置之駕前号决雲兒

送殿中楊監赴蜀見相公

去水絕還波洩雲無定姿語人生在世間聚散亦暫時離別重相逢

偶然豈足期送子清秋暮風物長年悲豪俊貴勳業邦家頻出師相

公鎮梁益軍事無子遺解榻再見今用才復擇誰况子已高位為郡

得固辭難拒供給費慎哀漁奪私干戈未甚息紀綱正所持泛舟

石橫登陸草露滋山門日易久當念居者思夢弼曰梁益劍南道也

自謂在

襄峽間

送殿中楊監

蔡與宗正異云別離

○劉向已云鴻

集千家註批點杜工部詩集卷之十五





